

一晃又一年

□秦景棉

岁月这本书翻得忒快了，一晃，又一年掀过去了。

莫非时间也乘上了高铁，总觉得一年才开始没多少天，很快也就走到了岁末。近些年，日子快得让人触目惊心，难以置信。“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，系此西飞之白日。”

感觉新年伊始不久，春姑娘的身影很快就出现了，当你看到小草钻出地皮，还未见得及惊喜，仿佛只几天工夫，天地间呼啦啦一下子就绿了，一下子就五彩缤纷了。还没腾出工夫踏青赏花，和大自然拥抱亲吻，老天便捧出一腔热情，让你脱掉毛衣直接换成夏装，竟然不给人留出一点儿过渡期。夏来了，闷热难耐的日子，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，因此，朋友之间常这样说：等天儿凉快了聚聚。当你刚欣喜秋高气爽来了，那种舒适的天气，短暂停得还没来得及做什

么，就一下子秋凉了，继而走进冬季，走到岁末。地球绕着太阳溜达了一圈，又回到了起点，开始另一圈的逆行，脚步匆匆复匆匆。

那首《一晃就老了》的歌儿，道出了我的心声：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染霜，不知道何时颜面已沧桑，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，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，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，时光竟然已走得这么匆忙。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，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，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禁用，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……每每听到这首歌，心里总是酸酸的，想哭。

越是想抓紧时间，时间越像掌心里的沙子，不经意间，就从指缝中溜走了，深深感到焦虑和不安。这种焦虑导致自己在很多事情面前乱了手脚，这也想学着想，那也想做想干，常常在举棋不定中把时间磨蹭掉

了。翻开最近几年的读书笔记，每一本都字迹潦草，没有了从前一笔一画的工整和沉得住气。时常是写着写着，心里着急，恨速度太慢，手下便龙飞凤舞起来，导致方块字失真变形，认不得了，只好返工重写，真是欲速则不达。

爱人的厚毛裤腰部和裤脚开线了，这在以前，势必拆洗后重新编织。别说爱人的毛衣毛裤，就连爱人的父母、爱人的二姐甚至二姐的丈夫婆婆的毛活儿，我也帮着编织。而眼下，我舍不得时间再去一线一线织毛活儿了，哪里开线就把哪里织上完事。我做针线活儿和编织活儿，也比以前潦草多了。

按说 I 做事还是比较有耐心的，这源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和从小对我的严格要求。记得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教我为弟弟做鞋子，那是我为

弟弟做的第一双夏天穿的布鞋，鞋底儿纳得密实，鞋帮做得细致，到了把鞋底和鞋帮往一起缝合时，我发怵了，因为手劲儿小，穿针很吃力，每每让针穿透鞋底和鞋帮一次，都要用顶针吃力地顶过去，再费劲地从另一侧把针拔出来。缝制的针脚也就半厘米，必须前进一步，再后退半厘米，每一针都要拽结实，这样才能一针换一针，让细密的针脚拉起手。缝完一只鞋，我的手被绳子勒红了，勒出一道道印子。再看第二只鞋底鞋帮，我发怵了，继而突发奇想，找来小铁锤和钉子，密密匝匝钉了一圈钉子。我把完工的一双鞋子拿给母亲，她一看就火了：“这是你做的鞋？有你这样做鞋的吗？拆掉钉子，重新做！”我想快点，我想省事，结果反倒费事了。

自那以后，我干任何事情，

绝对一板一眼地认真做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二十岁那年，我参加工作离开了母亲，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实习期间，我的棉袄脏了，自己把它拆了，把棉袄面和里子洗干净，晒干，续上棉花，重新缝制好。一位小师妹看到了，惊呼：天哪！你居然会做棉袄？我说，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她说，这工程太耗时了！边说边接了一盆水，把棉袄圆圆儿扔进水盆里洗。这一次，轮到我惊呼了。

如今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缺乏耐心的毛病居然抬头了。尽管初衷是想珍惜时间，但是影响了做事的质量，没有质量的提速是不可取的。看来，还是心不要慌，手脚不要乱，尽量学会合理安排时间，踏实读书学习，事情一件一件地干，尽最大努力干好，对得起走过的每一天、每一年。

生命的有期，人最宝贵的是时间。有限的时光中，应做最有意义的事。有时一次简单的心灵仪式，胜过半年的奔波劳碌。

霓虹深处难免有推杯应酬，我对酒乐之聚向来无甚兴致，但与好友聚除外。前者属物质之会，后者是精神之乐。人活在世，于物所求，一杯水、一餐饭、一张床，足矣。之外的生存，是属于精神的。

深秋，高粱红，树叶黄，柿子也熟了。这时我回到家乡。本已与老友红剑有约，适闻硕兄从津门返家，便相约赴红剑之燕居斋。《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》老夫子的庸常生活爽朗而舒展，这也正是我重观。

其间下楼就餐，酒食如家，举杯若梦。返燕居又临案台，继叙闲情，不知夕阳归山，夜幕降临。因隔日就要南下，留恋而返。

人生聚散，亦易亦难。可贵在同一天空中能有知己二三，虽难天天相见，心意相通则好。燕居之会，书墨酒茶，皆精神之乐。精神之乐，无上至乐也。天地为物，日渐消遁，而精神如酒，在岁月中发酵，累月经年，愈加香醇。

归来多日，燕居之会时时浮现。俗务奔忙中，有友相伴，能片刻解脱于红尘俗世，邀明月，诵华章，品香茗，尝美酒，乐而忘归，足矣！

峰骨松姿

□汤青



女儿今年七岁，到小学上一年级了。为了方便同时接送两个孩子，我们把儿子也转到了女儿小学旁边的幼儿园上学。

儿子在姐姐的长期“指导”下唯命是从，性格也较为慢热。到了新班级的第一天，我给他布置了一个小任务，就是交朋友。他把交朋友作为任务，开学一周后给我报告交了一个叫“小树”、一个叫“小黄”的朋友。我很欣喜，表扬他短短一周就交了两个好朋友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，听他说了在幼儿园里和好朋友们的各种有趣事情，还在每周五的玩具分享日带回来了各式各样好朋友给的玩具，他也拿了许多自己心爱的玩具去做交换。

今年的秋天驻足得特别长。天暖好个秋，幼儿园组织起了秋游活动，孩子们与爸爸妈妈一起到公园野餐。

于是，我问儿子，哪个是你的好朋友？可以介绍给妈妈认识吗？

儿子开心地告诉我，你看他是小树，他是小黄，指着人群中的孩子。我看了看，没太在意。他也跑到孩子群中去玩了。

又有一次，幼儿园举办垃圾分类活动，活动前有个家长座谈会，我和儿子班里的家长坐一块。无意间聊天说起孩子的朋友，却意外地发现，原来儿子口中说的“小树”“小黄”是同一个孩子。

心有惭愧，原来我对他关心太少了，只给了他交朋友的“小任务”，却没有告诉他，其实妈妈是想他在新环境里感到不孤单。

贡柑甜味绵长

□陈雪

省作协有一个文学采风活动，采风地点是肇庆市的乡村振兴基地——德庆柑园。我接到社联部的通知之后，肇庆文联的领导又给我打来电话。其实那段时间有些忙，因为外出了一段时间，积攒了好些杂事。为了成全这次德庆之行，我赶忙尽快处理完手头的工作，准备随团赴邀，想着这一次采风不但可以亲睹早已名声在外的德庆柑园，还可以见到许多久未谋面的老师和文友。不巧的是，临行前主办方因故取消了活动，团友们都感到有些惋惜和遗憾，但由此建立起来的“德庆之行”采风团的微信群没有解散，偶尔打开，时不时还可以从中看到肇庆的消息，闻到贡柑的甜味。

也许是为了解这个小小的遗憾，肇庆作协的文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陈老师，麻烦把你的详细地址发给我，德庆方面要寄贡柑和约稿函给你。”我看后不禁笑了，打趣地回道：贡柑就免了，我们这边也有，稿子我一定会抽空写的。”文友回了个尴尬的表情，换了另一种语气：“德庆的贡柑风味独特，一点心意，你就给个面子收下吧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若仍是婉拒文友的盛情，也实在是说不过去了，于是我回了个谢谢的表情，随即把通讯地址发了过去。

我发的是自己工作室的地址。贡柑寄到的那天，刚好有个文学沙龙活动，其中还来了好几个外地作者。难得的分享机会，我便把贡柑全部拿了出来，招呼大家尝鲜。我嗜烟好茶，对零食水果素来不感兴趣，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便问大伙口感如何。他们都说好吃，与市场买的确实不同，爽脆清甜，肉厚无渣，个个赞不绝口。我忍不住诱惑，也拿

起一个端详起来。从外形看，德庆贡柑与其他地方的产出并无太大的差异，青青的果皮间杂着半边淡黄，似乎没有熟透，但用手指轻轻地一扣，圆润光滑的果皮就裂开了。白白青青的柑肉，瓣与瓣的缝隙间，还罩着一层网状的白丝，酷似一个精致的小灯笼。我感觉口水泛酸，剥了一瓣放进嘴里，却没有酸味，只有那种清甜，又不同于蔗糖，是那种植物果实，在天地灵气之间孕育出来的自然口感。此时我不再是一瓣一瓣地吃，而是把半个贡柑塞进嘴里，接着一口气剥了三个，这才叫过瘾。说是在吃一个个清脆无渣的柑，不如说是喝着一杯杯香蜜浓郁的果汁。

文友聚会，话题就是宽泛。大家一边吃着贡柑，一边又议论开了。有的说“贡”就是古时候的“贡”品，那是进贡朝廷皇室用的珍稀果类，故亦叫“皇帝柑”。这名字起得好，也真的通俗易懂，可谓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今可改为“百姓柑”了。有的说“贡柑”应与柑、桔、橙、柚同属一大科目。

近年来，各地种植的沙糖桔、贡柑、椪柑、年桔，有酸有甜，有优有劣，这并非品种的问题。“贡柑”的品质优劣跟土质气候和施肥管理关系极大。最浅显的例证就是蔬菜，同样的一畦地，种的也是同一品种，施农家肥和化肥的就绝对不一样。还有的说品种关系最大，这如同杂交水稻，通过杂交来改变遗传基因，集中了父母本的全部优势，如今的德庆贡柑，既有沙糖桔的皮薄易剥，又有春甜桔的汁多味甜；既有椪柑的外形，又有优橘的肉质，是柑、桔、橘的集大成者。

我想他们说得都有道理。德庆“贡柑”能在岭南佳果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中国

农业的一个品牌，入选第一批全国名优新特的农产品名录，肯定有它的独特之处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其实更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果蔬。德庆是一个历史悠久，人文气息浓厚的秦汉古县，历史上曾有过县、郡、州、府的治所更迭，一度成为粤西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。古人择溪建县设郡，不外乎“川境多山，形势绵延”“钟毓有灵，材产宏伟”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。龙母祖庙神佑的土地，西江碧水滋养的田园，物产自然丰硕质优，不话下。这里出产的何首乌、肉桂、巴戟、沙糖桔早已远近闻名。德庆贡柑的种植历史更加久远，可以上溯到唐开元年间，北宋年间就被列为贡品。我在想，苏东坡一定是无缘吃到贡柑，若他在被贬岭南时吃到了，就一定会有《荔枝叹》的姐妹篇。

德庆人得天地利人和之商机，大面积扩大绿色果蔬的种植面积，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，也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。十万亩柑园，数十家大型果业公司，数百家柑桔加工厂和数百个分设在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，这是何等的规模，何等的气势和壮观。贡柑，它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贡品，而是普通百姓都能消费的饭后果。

采风虽然没有成行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德庆柑园的心仪和想象。我似乎看到，在德庆境内开阔的盆地，在狭长的山间，在马圩、官圩、新圩镇的田间地头，一片片绿色的果林在延伸，一串串贡柑压满了枝头。正是收获的季节，果农们在忙碌着采摘包装外运销售，一车车具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名特果品流向四面八方，传递、扩散着“贡”“柑”甜的小康生活。

生命的有期，人最宝贵的是时间。有限的时光中，应做最有意义的事。有时一次简单的心灵仪式，胜过半年的奔波劳碌。

霓虹深处难免有推杯应酬，我对酒乐之聚向来无甚兴致，但与好友聚除外。前者属物质之会，后者是精神之乐。人活在世，于物所求，一杯水、一餐饭、一张床，足矣。之外的生存，是属于精神的。

深秋，高粱红，树叶黄，柿子也熟了。这时我回到家乡。本已与老友红剑有约，适闻硕兄从津门返家，便相约赴红剑之燕居斋。《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》老夫子的庸常生活爽朗而舒展，这也正是我重观。

其间下楼就餐，酒食如家，举杯若梦。返燕居又临案台，继叙闲情，不知夕阳归山，夜幕降临。因隔日就要南下，留恋而返。

人生聚散，亦易亦难。可贵在同一天空中能有知己二三，虽难天天相见，心意相通则好。燕居之会，书墨酒茶，皆精神之乐。精神之乐，无上至乐也。天地为物，日渐消遁，而精神如酒，在岁月中发酵，累月经年，愈加香醇。

别后经年，我们都不再年轻，皆尝过聚散之苦与无常之痛。去年这时我返家，是最后一次见祖父。一个多月后的冬日，他就离开了人世。祖父伴我长大，他守护了我完整的童年。因之这次回来，望人去屋空、物是人非，心情是沉重的。同时更因硕兄

花木知时令，鸟鸣报农时。大寒将至。

每年 1 月 20 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 300 度，谓之大寒。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继往开来的节气。节气二十四折演出，它是压轴。经过大寒的转轨，告别冬天，启动回春之旅。常言道：“大寒年年有，不在三九在四九。”又言“三九四九，神仙难下手”。大寒，没有小寒的婉约与温柔，有令人生畏的冰，有透入骨骼的冷。

古人《三礼义宗》解释道：“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，故谓大寒。”这个节气处在三九、四九时段，此时寒潮频繁，是一年中的最寒冷时期。故有民谚云：“小寒大寒，无风自寒。”大寒，就是天气寒冷到了极点的意思。那么，这大寒究竟有多冷呢？

晋代傅玄《大寒赋》记载：“严霜夜结，悲风昼起，飞雪山积，萧条万里”，字里行间便透出一股凛冽肃杀之气。唐代孟郊的《苦寒吟》中言：“天寒色青苍，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蔽石不得火，壮阴正夺阳。”可见，寒冷至极，咄咄逼人也。颇为逍遥的宋代诗人苏东坡亦诗云：“东坡数间屋，巢子与谁邻。空床敓败絮，破灶郁生薪。相对不言寒，哀哉知我贫……”诗人邵雍深有体会：“旧雪未及消，新雪又拥户。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。清日无光辉，烈风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

大寒至，新年到。大寒是年根岁底最酷冷的季候，凛冽的寒风，幽翳的黑夜，弹出萧瑟的曲；浓浓的雾霭，厚厚的白雪，奏出透心彻骨的寒！雪舞风嚎意正酣，各领风骚闹翻天，且等梅花绽放时，鞭炮齐鸣迎新春。而此时，人们赶年集、买年货、写春